



Maletes perdudes
Jordi Puntí

遗失的行李

(西班牙) 霍尔迪·庞蒂 著
马科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aletes perdudes
Jordi Puntí

遗失的行李



(西班牙) 霍尔迪·庞蒂 著
马科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0267 号

JORDI PUNTÍ

Maletes perdudes

Copyright © 2010 BY JORDI PUNTÍ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RDI PUNTÍ c/o MB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的行李/(西)庞蒂著;马科星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410-8

I. ①遗… II. ①庞…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793 号

责任编辑:甘 慧 彭 伦 欧雪勤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10-8
定 价 42.00 元

献给施特菲

目录

第一部 出发

- | | |
|-----------------------|-----|
| 1. 照片 | 3 |
| 2. 事情往往便是如此 | 16 |
| 3. 不完美的孤儿们 | 28 |
| 4. 无名年月 | 54 |
| 5. 圣安东尼环路上的一所房子 | 67 |
| 6. 彼得罗利和女人们 | 83 |
| 7. 卡罗琳娜，或者缪丽尔 | 99 |
| 8. 第五个兄弟 | 121 |
| 9. 英吉利海峡上的一次冒险，或者毒品宇宙 | 140 |
| 10. 这个世界分配不公 | 178 |
| 11. 最后一次搬家 | 205 |

第二部 到达

- | | |
|---------------|-----|
| 1. 在机场 | 247 |
| 2. 在笼中 | 277 |
| 3. 神秘事件与昏厥 | 307 |
| 4. 隐居 | 336 |
| 5. 犹豫不决 | 362 |
| 6. 第五位母亲 | 388 |
| 7. 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回忆 | 424 |

致谢

447

第一部
出发

照片

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回忆。

清晨，曙光乍现。我们仨——父亲、母亲和儿子——依然睡意朦胧，不停打着呵欠。妈妈已经备好了茶或咖啡加牛奶，我们敷衍地喝下。大家安静地待在饭厅或是厨房里，像雕像一般默不作声。我们都困得睁不开眼，不过很快就会听到一辆卡车停到家门鸣响一声喇叭。尽管我们之前就是在等它，但这一声低沉的鸣笛还是把我们吓了一跳，也让我们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窗玻璃颤抖了一阵，邻居们也都该被吵醒了。我们走到街上和我们的父亲告别，他坐上卡车，从车窗里伸出一只胳膊，一边跟我们道别，一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看得出来，离别让他感到痛苦，不过也有可能并非如此。他只在家里待了两天，最多也就是三天。他的两个同伴从卡车上跟我们打招呼，同时与我们挥手告别。时光如慢镜头般缓缓流过。佩卡索牌大卡车发动起来，拖着沉重的车身渐行渐远，仿佛它也不舍得离开。妈妈身上穿着一件晨衣，或许正有一滴眼泪夺眶而出，或许没有。我们这些孩子都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寒意将我们的双脚冻得冰凉。我们走进屋子，再次钻回床上，床上还残存着一丝热气，可我们因为万千思绪无法再次入睡，

脑子转个不停。我们当时分别是三岁、四岁、五岁和七岁，我们都体验过几次这相同的场景。当时我们尚不知道，但事实上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父亲。

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回忆。

我们适才所描述的场景至少发生在二十多年前，而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地图上完全不同的三个点。不对，是四个。有可能是搬家的卡车穿过笼罩着巴黎北部马恩河码头的晨雾，身后留下克里米街上一溜的房屋，身前则是一条运河，在晨曦的微光中就像是西默农^①小说里的场景。也可能是在伦敦东侧的费尔兹公园门前，佩卡索的发动机声打破了马特洛大街上湿漉漉的宁静。卡车从一座铁路桥下驶过，同时寻找着离开这座大都市的主街道，城外的公路要宽敞许多，这样靠左行驶对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卡车司机来说就不会是种折磨。我们也有可能置身于法兰克福的东边，就在雅各比街上战后修建的几幢公寓楼下。在这里卡车踟躇着向公路驶去，似乎不太情愿穿越由工厂和森林构成的风景继而汇入到卡车的长龙阵里去，其他的卡车跟它一样，也鱼贯穿行在德国的各大主干道上。

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彼此间相距遥远的这三个地方本无甚关联，只是偶然地因为我们的父亲驾驶着一辆运送家具的卡车从欧洲的一端到了另一端时才互相有了联系。另外还有一座城市、第四座城市，那就是巴塞罗那。它是起点也是终点。在这里，场景再现的时候既没有卡车也没有疲惫的同伴。我们中的一个——克里斯托福尔——和父亲还有母亲三个人身处老虎街上一间公寓内昏暗的厨房里。但是告别还是如父亲所预期的那样平静地进行着——精确得就像曾经彩排过一

①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世界著名的法语侦探小说家，作品超过四百五十部，是世界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般——他依然被隐隐的担忧困扰着，就像他在其他家里和其他家庭告别时所体会到的一样。他想让自己的目光显得宁静，最终却溢满了遗憾，而这样的目光也传染给了我们四个：几个小时、第二天，或者一星期过后，当我们在刷牙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会在自己的眼中重又见到那样的目光。那是一种已然被接受的遗憾。所以，现时的我们都感觉到自己其实无所不在，也因为此，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童年时的不快在此刻被叠加了四倍。我们也会想起我们的母亲们，那四位母亲就好比是同一个人。悲伤无法被分担，反而被重重累积。每个人都躲不开这杯苦酒。我们这四个儿子也同样不能。

什么？这无法理解？这太错综复杂了？

唉，这事儿其实得好好讲清楚。我们是四兄弟——或者，确切地说来是同父异母的四兄弟——就是同一个父亲和四个截然不同的母亲生下的儿子们。差不多一年前，我们还互不相识，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就这么散落在上帝的世界里。爸爸想让我们分别叫克里斯托夫（Christof）、克里斯朵夫（Christophe）、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克里斯托福尔（Cristòfol）——在独裁者弗朗哥死去之前都叫克里斯托瓦尔（Cristóbal）。这些名字的发音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四个名字就像是拉丁语不规则的词尾变化。克里斯托夫，日耳曼主格，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一个不可能成为欧洲血统继承者的人。克里斯托弗，萨克逊所有格，他几乎在两年后才来到世上，陡然间，他的出生拓展了伦敦某个人的人生意义，并赋予其色彩。宾格克里斯朵夫的到来并没有耽搁很久——十九个月后——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他成了法国一位单身母亲的直接补语^①。克里斯托福尔是最后一个亮相的：他是一个偶发事件，完全取决于地点、空间和时间，是没有词尾变化的某门语

① 直接补语：在西班牙语或加泰罗尼亚语语法中，也叫直接宾语，是动作的直接对象。——文中注释若非特别注明的话，皆为译者所加。

言中的离格^①。

为什么我们的父亲要给我们起这个名字？为什么他要费尽心思这么称呼我们，如此顽固而执着，直到母亲们最后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名字？难道他不想我们成为唯一的孩子？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别的兄弟姐妹。有一次，我们和他搬家公司的同事彼得罗利说起过这件事，他们当时的另一个同伴叫彭铎——一起搬家也共同保守秘密。彼得罗利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的父亲说起我们时，他从来不会将我们混淆。他清楚地知道谁是谁。我们猜测这也许是出于迷信：圣克里斯托瓦是所有机动车辆驾驶员的守护神，我们这四个儿子就像是停留在各国的供品，仿佛点燃的蜡烛在他开车途中守护着他。彼得罗利很了解他，断然反驳了我们的猜测。他很肯定地说，我们的父亲并不相信另一个世界，并提出另一个离奇却可信的可能性：那就是或许他只是想要有一把由儿子组成的扑克牌，一手稳操胜券的好牌。四个S，他说，每个花色一张。那爸爸呢？我们问。他是用来搭配这四张S的百搭牌，形成五张同点。

“生命很短促，没有多少时间……”^② 克里斯托弗突然毫无征兆地唱了起来。我们都随他去，因为这句歌词如此贴切，还因为这毕竟是披头士的歌。我们兄弟四个在音乐喜好这点上不谋而合，不过我们不会在此刻玩闹着挑选谁来扮演乔治、保罗、林格或约翰。我们要把这样的练习留给我们自己，就像用一首格歌来打断一次共同的演讲一样。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单方——仅仅一个人，事先并未和另外三个达成一致——的介入。我们不是在唱卡拉OK，必须要有规则

① 离格：又称从格或夺格，出现在拉丁语、梵语等原始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但是蒙古语、藏语、芬兰语中也有类似的格。拉丁语的离格混合了印欧语系中的离格（表来源）、工具格（表使用）和位置格（表所在）。从这些最初的来源意思上，又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发展起来，如原因离格（表明由什么产生）、时间离格（表在某一时间，来源于位置格），等等。

② 披头士乐队的歌曲《问题我们能解决》（*We can work it out*）中的歌词。

让我们互相理解。如果我们四兄弟一齐开口说话，就会像是一群蟋蟀在聒噪。而且克里斯说得很对：生命很短促，没有多少时间。

还有，如果我们活到现在才知道另外三个兄弟的存在，那是否可以说，我们的父亲——或者我们父亲的缺席——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不，当然不是，尽管对于他的潜在影响力，我们极力想要虚构一番。比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克里斯托夫投身于演艺界。演员的骗局——这一关于存在还是毁灭的生意——使我们想起父亲的伪装。克里斯朵夫是巴黎大学量子物理学的教授，他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质疑现实并研究平行宇宙（在那里，我们的父亲从未抛弃过我们）。克里斯托弗在卡姆登镇^①有个摊位，靠买卖二手黑胶唱片为生：从收藏家或古董商手中获取珍宝的手段时常不是那么光明正大，这仿佛是从父亲的流浪生涯中继承来的一般（请你们接着往下读）。克里斯托福尔是法语翻译，特别是法语小说，当他把一种语言书写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时，就像是向我们的父亲在语言上所作的努力致敬。

还有，还有。我们四兄弟外貌相像吗？是的，我们很像。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而我们的母亲们——西格伦、米雷耶、萨拉、丽塔——是让我们有所区别的演化史，是让我们远离拉丁语的蛮族语法。在中欧的某处，也许是她们命运相交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还想肉麻兮兮地表现得更具象征性一点的话，可以说在公路转盘的正中央——我们该为她们所承受的一切竖起一座纪念碑。她们目前还互不相识。从几周前她们开始知道了其他几个的存在，也知道了我们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她们，自然也有了继子。然而，那些国境线一如既往地横亘在原地。萨拉用和其他三个一样的嘲讽口气说道，

① Camden Town，伦敦北部一地区，因建于1974年的跳蚤市场而闻名，是融合了各类文化及风格的商品的潮流胜地，是庞克青年和其他时尚人士汇聚的地方，也是重要的旅游景点。

我们这些儿子，就像是彼此相约要商谈停战协议的使节。也许将来我们会决定在某个周末在某个中立的酒店将她们聚在一起。比如说，在安道尔，或者，在瑞士。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的母亲们长相相似吗？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这么觉得（英语）。我不这么觉得（法语）。我不这么觉得（德语）。把她们放到一起，是因为她们有种共通的美，还是她们是哪个病态的脑瓜——我们父亲的脑瓜——里的完美主义作祟的结果？答案是两者都不是。不过需要一提的是，当我们向她们宣布要在将来把她们召集到一起的计划时，四个人表现出一模一样的意兴阑珊。米雷耶皱着眉，说这听上去就像是无名弃妇们的聚会。西格伦要求峰会须由欧盟提供经费。丽塔则将之和没落歌迷俱乐部相提并论——“埃尔维斯^①还活着，埃尔维斯还活着！”萨拉倒是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必须相见，何不让我们演一出话剧版的《亨利八世的六个妻子》？什么我们只有四个人？你们别发愁，只要我们再仔细打探一下的话，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再冒出两个来！”

这四个潜在寡妇的讽刺挖苦想必是种防御机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她们的感情经历过于相似，使得她们现在无缘无故就想把陈年旧事翻出来透透气。在外人看来，诱人之处在于想象着这四个女人聚到一起，重新翻开关于那个男人的记忆，他在某天不告而别，留下孤苦伶仃的她们和一个需要她们抚养的儿子。她们边喝边聊，一同数落起他的种种不是，而这样的记忆会将她们联结在一起。痛苦已经远去，时间已经消除了它的毒性，此刻的痛苦已如动物标本般毫无攻击性。这样的聚会与其说是一种治疗，不如说是一场驱魔。她们一边喝一边大笑。但是，渐渐地，她们每一个都会开始觉得其实另外几个都不了解这个男人，就这样，她们在回忆里对他进行着判断，所有

① 这里指已故的流行乐巨星“猫王”。

人都会一点一点地让她的爱情熠熠生辉，觉得她自己的爱情才是美好的，是真爱。于是只要语调略有不同，或某个突然间变得一点儿都不好笑的玩笑，都会让这个痛苦联盟烟消云散。甚至可以说她们差点就要互相扯头发了。

这是因为还有一个使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的细节：时至今日，我们尚不能说我们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只是在一年多以前消失了。

事实上，“消失”并不是最确切的动词，我们打算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赋予这个词意义，为了给它套上一具形体。只有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才能消失，但这并不是我们父亲的情况。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加起来也不过是能勉强拼凑出一幅关于他的模糊画像。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害羞或谨慎的人，而是他似乎总是为自己留了条后路。他也不是个紧张不安、疑神疑鬼的人。西格伦辩白说他在和不在的时候她都一样爱他。米雷耶则记得哪怕他刚来，却觉得他马上又要走。他每次的仓促造访造成了这样的感觉，这点再明白不过。这种带有临时况味的气息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浓重，就仿佛他随时会凭空消失——嘭！哎哟，就像魔术里的一个机关或是外星人的一次绑架——我们觉得爸爸正在渐渐瓦解不见。直到如今，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四个第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他缓慢消散的过程依旧在延续。

甚至从他寄给我们的信件里也能察觉到这种自我消散的意愿。他的这些信写自欧洲不同的地方，都是因为搬家而要去那些地方，他在信里面给我们讲述旅途逸事。有的时候这些信不过是在公路边草草写下的明信片。卡片的正面永远都是骑士的雕像、城堡、花园、教堂——那些村镇里骇人的名胜古迹，我们四个如今回想起来却清晰得要命。那都是些在法国或德国某地写下日期的卡片，然而却总盖着一个印有佛朗哥大理石头像的章，想必是因为这些卡片在卡车的手套箱里日复一日地被拖延耽搁，直到父亲再次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他才

会记得把它们塞进邮筒。有时候，他也会随信寄来他的照片，或是单人照，或是和他两个搬家伙伴的合影。伴随着这些照片的言语总是饱含深情，要是这些文字再肉麻一点的话，那股真心实意的温柔与牵挂总能让她们落泪，可他的话语从来不会超过四分之一张纸的正反面。往往在说得正带劲的时候戛然而止：我们很快见，亲你们，等等，然后是签名，仅此而已。仿佛他害怕交代出一切。

“他就差拿隐形墨水写信了，这样一来，在信被读过几天之后，那些字就会消失。”克里斯托夫一针见血。

还有什么要说的？啊，对了，我们几个之间怎么互相交流。从我们相认的那天起，在克里斯托福尔决定去寻找其他兄弟之后，英语就成了我们的通用语^①。我们说英语，因为这是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语言，也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准则，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交谈构建起一门更为复杂的语言，一种家族内的世界语。对于克里斯托夫来说，这毫无问题，因为英语是德语的表兄弟，他从小就开始学了。克里斯朵夫说起英语来会流露出一点法国人说英语时惯有的虚荣调调，夹杂着 he 时常参加量子物理学学术会议或演讲时所用到的技术词汇。克里斯托福尔是成年后才学的英语，他上的是私人课程，因为在中学和大学里他学的是法语。有时候当他想不起用英语怎么说某个句子时，他就会拿这第二门外语来救急，这时克里斯朵夫的精神会为之一振，这点从他脸上就能看出来。于是克里斯和克里斯托夫便会取笑这一拉丁语的亲和力，他们会用满是喉音的对话或是从《马赛曲》里截取的诗句还有法国足球运动员的名字来揶揄另外两个。

克里斯其实能说一点西班牙语，这得归功于他母亲萨拉的鼓动。七十年代中期，当加布里埃尔显然不会再来看他们的时候，萨拉给她

① Lingua franca，是中古地中海民族进行交流的一种通用语言，现指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作为交流工具共同使用的语言。

的儿子报了一个暑期班，想让他学一门语言。也许克里斯再也见不到他的父亲了，真他妈该死（英语），但至少他能将西班牙语这份遗产传给他儿子。教克里斯的老师是个名叫罗西的大学生。她到伦敦去是为了体验全新的生活，结果她首先觉察到的便是她没有教学的天分。她授课的方法是让他们听一盘当年夏天的流行歌曲磁带。所以，克里斯对诸如“干活真令人讨厌”、“我不喜欢你去看斗牛时穿上超短裙”或者“阿奇利布，阿布，阿布”这类的句子总能自然地脱口而出，尽管他压根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发现另一个我们共有的童年经历是那些加泰罗尼亚语^①歌曲。我们在巴塞罗那第一次会面时曾到一家餐厅吃晚饭，我们试图就各自所掌握的关于爸爸的信息达成共识。突然间，旁边一张桌上几个正在玩耍歌唱的孩子让我们重温了爸爸在我们小时候教过我们的几首歌谣。就是那几首《下雨出太阳》、《小约翰跳舞》和《巨人彼得》……

“我记得父亲在睡前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克里斯托夫说，“那个主人公是个名叫帕提乌菲或类似这个名字的孩子，他最后钻进了牛肚子里，‘那里没有主人也没有法律’，而且里面似乎也暗无天日（德语）。当时真是吓死我了。现在我有时也会给我朋友的孩子们讲这个故事，用德语讲，主要是我想要帕提乌菲能跟格林兄弟一争高下。”

“我最痴迷的是那首歌谣，歌里唱道：‘下雨出太阳，女巫们在梳头。’”克里斯一边回忆，一边哼唱了起来，“因为在伦敦这事儿经常发生，总是一面下雨一面出太阳。我常常会在出门去上学或和朋友们去家门前的公园玩耍时忐忑地抬头看天，可在连绵不断的细雨中，总会投下一缕阳光。‘又来了，’我想，‘在这座城市的哪座破房子里，那些女巫此刻又开始梳头准备出门了。’当我把这想法讲给我的伙伴们听

①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自己的语言，也属拉丁语系，目前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

时，我确信自己是在向他们揭晓一个秘密，可他们总会嘲笑我，于是我就唱那首歌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能闭嘴，不过这一点儿用都没有。”

我们日臻完美的语言大杂烩使我们与我们的父亲愈发亲近起来。这样的混杂逐渐变得像一笔遗产，因为父亲他似乎什么语言都会说，却又像是一门都不会。我们的母亲们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他在中欧学到的种种言语渐渐在他的记忆中重叠，制造出捷径、假朋友^①，外加精简的动词变位和看似符合逻辑的词源。照他的说法，谈话时不能有长时间的沉默，所以他在脑中从一门语言连通到另一门语言，然后抓住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

“我的脑子就像是塞得满满的杂物间，”据说他曾这么说过，“它的好处在于当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能在那儿找到。”

虽然只是对此坚信不疑的心理使然，但是他所拥有的那些资源必然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其结果就是诞生了一种最实用的仅属于他个人的语言方式。西格伦总是抱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再严肃的谈话都会显得滑稽好玩。比如说，丽塔就记得对他来说“黑酒”^②就变成了“红酒”，因为这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所使用的颜色。但是，米雷耶却认定有一次，在让·贾瑞斯大道上的一家餐馆里，他要的是黑酒（法语），甚至是餐馆自家的黑酒（法语）——就因为西班牙语里的“黑色”这个词。

尽管一切都缘于一位缺席的父亲，但每当我们四个将各自的记忆汇聚起来，并将其层层累积之后，这种经历总是令我们惊叹不已。自打我们认识以来，我们要求彼此必须差不多每五个星期就找个周末会面。我们每相聚一次，便能填补一些我们的父亲所留下的空白或者揭开一些关于他日常生活中的疑团。我们的母亲们也帮着我们这些年来

① 假朋友（falso amics），源自法语faux amis，指在词义结构上相似或相同，但含义不同的词或句子结构。

② 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中，红葡萄酒都被称为“黑酒”。